

中日大戦史

第一卷

張 開 編 著
重慶出版總發行

中日大戰史

第一集（上冊）

中日大戰史

第一回 泣血推心恥仇溯往事 開宗明義抗戰敘從頭

歌曰：戰！戰！戰！——中華民族，中華民族的戰士！

戰！戰！戰！——爲生存而戰，爲自由而戰，爲保衛祖國而戰！

戰！戰！戰！——打倒侵略者，打倒擾亂東亞的侵略者，打倒摧殘人類的侵略者！

戰！戰！戰！——打開中華民族的新出路，創造中華民國的新光榮，建立世界人類的

真正和平！

——右錄于右任氏中華民族對日抗戰歌。

話說近六七十年來，日本軍閥不斷侵略我國，到民國成立，更爲積極。從頭敘起：自同治十三年日軍進攻台灣，光緒五年日本滅亡琉球事件起，在日本侵略中國的外交痛史上，便每一頁都染着血腥之紀載。光緒二十年，朝鮮內亂，中國遣兵援之，日本派兵乘機而入，構成所謂甲午中日戰役，翌年馬關條約成立，中國除承認朝鮮獨立外，並失去遼東、台灣、澎湖諸地，賠款二萬萬兩，開沙市，蘇州等五處通商，許日人在內河航行，內地設立工廠，庚子義和團事件發生，日本參加八國聯軍攻打北京，日兵入城後屠殺姦淫，無所不爲。翌年，日本迫我訂立喪權辱國之辛丑條約，得賠款三千四百七十九

萬三千一百兩。光緒三十年，日俄戰起，日本戰勝俄國後，迫我訂立新調中韓滿洲善後條約，日本除繼承俄國在「滿洲」一切權利外，中國之「魚之殃」。光緒三十二年，日本成立南滿鐵道會社，關東廳及關東軍司令部，是爲日本對中國經濟政治軍事侵略更獲其體基礎與組織之開始。宣統二年，日本正式吞併朝鮮。翌年，第一次大戰爆發，日本趁火打劫，於民國四年，提出滅亡中國之二十一條條件，迫我在二十四小時內承認。民國六七年間，日本以鉅款貸與北洋軍閥，成立所謂中日軍事協定，規定「由日本編練中國參戰軍，共同討赤，日軍得自由開入中國境內」等項。民國八年，大戰告終，巴黎和會開幕，日本因與各國預先有祕密交涉，致陷中國外交於失敗地位。民國十四年，日本軍閥幫助奉直軍閥進攻國民軍，日閥打斷中國革命，即在破壞中國建設，謀達整個滅亡中國之目的。民國十六年，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義一，爲謀擴張併吞中國，獨佔東亞計，乃有所謂大陸政策之具體決定。田中奏摺有曰：「我國應開拓滿蒙富源，以培養帝國恆久之繁榮。」又曰：「征服世界，必先爭服中國。」日本大體政策對中國之陰謀及其實施，原分四期進行：「第一期奪取台灣，第二期奪取朝鮮，第三期奪取滿蒙，第四期征服全中國。」其中除台灣、朝鮮早被日本奪取外，彼時「滿蒙」亦已被日本奪取大半，故奏摺中明言將以滿蒙爲資源，「征服全中國」；是爲日本軍閥「以聯獨戰，以華滅華」

陰謀之自白。民國十七年，國民革命軍北伐抵山東，日本造成「五三」濟南慘案，我軍民被屠殺者數以萬計，外交部特派山東交派員蔡公時被慘殺，割去耳鼻，日本反向我提出「懲兇」、「道歉」、「撤退軍隊」等三項無理要求。同年張學良在東三省實行易幟，宣言服從國民政府，及我國實行新稅則等，均遭日本橫加干涉反對。民國十九年，萬寶山事件發生後，日本若槻內閣之陸相南次郎，發表「武力征服滿蒙論」，陸軍次官山杉元，參謀總長金谷範三，參謀次長二宮重治，及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等即密謀發動侵略戰爭。民國二十年，日本軍閥以柳條溝鐵路被爆破爲名，於九月十八日夜，發動瀋陽事變，強佔我東三省。是爲日本軍閥積極發動第四期「征服全中國」之開端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伏機。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，上海戰事爆發，「淞滬停戰協定」成立，日本不准我國軍隊在淞滬附近地方駐紮。同年，日本扶助東北傀儡政權成立。二十二年日軍佔據熱河，進逼平津，訂立所謂塘沽協定，是爲日本強佔我東三省後，進一步進謀佔我華北五省之發軔。二十三年，一手造成偽滿事件之日閥南次郎，重行制定日本古代幕府政策，日本遂完全恢復軍事獨裁制，對中國侵略，益趨積極。民國二十四年，天津日駐屯軍，向我北平當局提出最後通牒，壓迫我中央黨政勢力退出冀省，設立冀東偽組織，製造所謂華北自治運動。是年，我國五全大會開會，蔣委員長對外交報告即曰：

：「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，決不放棄和平；犧牲未到最后關頭，決不輕言犧牲。」十五年，內蒙在日本嗾使下，宣佈獨立。日本並在華北各方面實行武裝走私，增加華北之駐屯軍。是年，日本指使綏遠傀儡偽軍進犯察東，我軍克復南縣廟。上海、漢口、成都等地，在日本軍閥主動下，同時不斷發生事端。張羣、川越舉行談判，川越提出滅亡我國條件七項，經我嚴詞拒絕，同時我亦提出對抗條件，談判無結果。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，蔣委員長西安蒙難脫險，全國漸趨統一團結，日本謀奪我華北五省更迫不及待。華北五省，即爲河北、山東、山西、察哈爾、綏遠五省，原爲我國文化發源地，昔黃帝造指南車大破蚩尤於涿鹿，都於涿鹿之阿，其地即在今察哈爾省，察省宣化東南之鷓鴣山，傳卽爲昔之涿鹿山，爲蚩尤集三苗與大霧處。華北五省面積，有三百五十八萬方里，人口七千七百餘萬，煤鐵儲量佔全國總額半數以上，農產品僅河北、山東兩省之棉花產量，即佔全國總產量百分之三十以上。此外有紡織、麵粉、火柴等大小工廠四百四十六家，經濟資源極爲豐富，交通運輸亦稱便利。張羣、川越談判決裂後，日本復於民國二十六年春，派兒玉謙次率領日本經濟考察團來華，與我政府進行所謂中日經濟提攜工作。日本侵略中國，經濟、政治、軍事，三者本齊頭並進。兒玉謙次來華既無所獲，日本遂於同年七月七日，發動盧溝橋事變，成爲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導火線。蔣政府正處

廬山舉行暑期訓練，全國並正進行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事宜。至同月十六日，廬山召開首次談話會，全國社會負有物望之人士，均列席參加。十七日，談話會舉行第二次會，蔣委員長對時局發表重要報告，其要點有四：（一）國府政策爲求自存與共存，始終愛護和平，（二）盧溝橋爲北平門戶，盧溝橋事件能否結束，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，（三）臨到最後關頭，祇有堅決犧牲，但吾人祇準備應戰，而不是求戰，（四）和平未絕望前，終希望和平解決，但要固守四點最低限度之立場：一、主權領土完整不受侵害，二、冀察行政組織不容改變，三、中央所派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換，四、二十九軍駐地不受約束。其全文曰：

各位先生：中國正在外求和平，內求統一的時候，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，但我舉國民衆，悲憤不止，舉世輿論，也都異常震驚。此事發展結果，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。諸位關心國難，對此事件，當然是特別關切。茲將關於此事件之幾點要義，爲諸君坦白說明之：

第一、中國民族，本是酷愛和平，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，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，對外求共存，本年二月，三中全會宣言，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。近幾年來的對日外交，一秉此旨向前努力，希望把過去各軌外的亂態，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

當解決，這種苦心與事實，國內外都共見。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，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，我們是弱國，對自己國家力量，要有忠實估計，國家為進行建設，絕對的需要和平，過去數年中，不惜委曲忍痛，對外保持和平，即是此理。前年五全大會，本人外交報告所謂：「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，決不放棄和平，犧牲未到最後關頭，決不輕言犧牲，」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，對於「最後關頭」的解釋，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。我們既是一個弱國，如果臨到最後關頭，便只有拚全民的生命，以求國家的生存，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，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，便是對他人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，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思，最後關頭一到，我們只有犧牲到底，抗戰到底，要有一犧牲」到底的決心，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，若是搖搖不定，妄自苟安，便永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。

第二、這次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，或有人以為偶然突發的，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表示，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徵兆。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後，還傳播着種種的新聞，說是什麼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，要擴大冀東偽組織，要驅逐第二十九軍，威迫宋哲元離開，諸如此類的傳聞，不勝枚舉，可見這一次事件，並不是偶然的。從這次事變的經過，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，和平已非輕易

可求得。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，祇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，而我們本國軍隊，反要忍受限制，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馳騁，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，而我們不能還槍，換言之：就是人爲刀俎，我爲魚肉，我們已到這樣人世悲慘的境遇，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，都無法忍受的。我們的東四省，失陷已有六年之久，繼之以塘沽協定，現在衝突地點，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。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，那麼我們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，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，今日的翼察，亦將淪爲昔日的東四省，北平若可變成瀋陽，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？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，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，此事能否結束，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，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，我們當然只有犧牲，只有抗戰。但我們國家態度，只是應戰，不是求戰，這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，我們全國國民，必能信任政府正在整個的準備中。因爲我們是弱國，又因爲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，所以不可求戰。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，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，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，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，我們不能不應戰。戰爭既開，又因爲我們是弱國，再沒有妥協的機會，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，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，那時候便只有拚民

第一回

泣血摧心恥仇潮往事

開宗明義抗戰敘從頭

換的生命，求我們的最後勝利，我們深信偉大的中華民族，決不會被征服的。

第三、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，全繫日本政府的態度，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，全繫日本軍隊之行動；在和平根本絕續之前一秒鐘，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；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，求得盧事的解決，但是我們的立場，有極明顯的四點：（一）任何解決，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，（二）冀察行政組織，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，（三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，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朱哲元等，不能任人要求撤換，（四）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，不能受任何約束。這四點立場，是弱國外交的最低限度，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，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，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，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，對於我們最低限度之立場，應該不致於漠視。

總之：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，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，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。我們希望和平，而不求苟安；準備應戰，而決不求戰。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，就只有犧牲到底，無絲毫得伸求免之理。如果戰端一開，那就是地無分南北，年無分老幼，無不有守土抗戰之責任，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，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，以臨此大事，全國國民，亦必須嚴肅沉着，準備奮衛。

在此安危絕續之交，唯賴舉國一致，服從紀律，嚴守秩序。希望各位回到各地，將此意轉達於社會，俾咸能明瞭局勢，效忠國家，這是兄弟所懇切希望的。

當時我國雖仍渴望和平，日本則一面撤退在華日僑，一面陸續派遣大軍來華，不惜甘爲戎首，決心對我不宣而戰。戰端既開，蔣委員長報告，遂成爲中國長期抗戰不易之國策，而終於獲得最後勝利。當時李宗仁、白崇禧、徐源泉等諸將軍，卽首電擁護，各方同時紛紛響應，請纓討敵。同月二十日，蔣委員長偕夫人宋美齡女士、由廬山乘機飛返南京，主持抗日大計。至八月四日，白崇禧上將軍首先晉京。六日，顧祝同、何成濬；九日，龍雲、劉湘，連袂晉京。閻錫山、余漢謀、何鍵諸氏，亦先後晉京。從海外歸國者有孔祥熙、陳紹寬、蔡廷鍇、郭沫若諸氏。其後，陳獨秀及沈鈞儒等「七君子」，亦陸續晉京，晉謁蔣委員長致敬。中央爲謀集思廣益，團結禦侮計，特設立國防參議會，制定大本營建制，爲戰時之最高統帥部，蔣委員長爲大元帥，程潛爲參謀總長，白崇禧爲副參謀總長，劃全國爲九個戰區：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參謀總長程潛，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，第四戰區司令長官何應欽，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，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馮玉祥，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劉湘，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，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。同月三十日，國民政府下令徵集全國國民兵，其

令曰：

東鄰肆虐，侵我疆土，自非全民奮起，合力抵抗，不足以保衛國家之獨立，維護民族之生存。在此非常時期，凡屬兵役適齡之男子，均有應徵入營，服行兵役之義務。茲特依兵役法第三條之規定，着由行政院轉飭各兵役主管機關，得隨時徵集國民兵，俾資服役，而固國防。此令。

中國雖然立國最早，文化最古，領土最廣，物產最富，人口最衆，但受日本軍閥之侵略，亦最積極，最兇猛。全國軍民於飽受日閥荼毒蹂躪之餘，一聞政府決心長期對日抗戰，莫不振奮百倍，出錢出力，爭赴國難。本書第一集，祇在報告我第一期抗戰經過。現在既將日本軍閥蓄意滅亡我國之一貫策略，及我國迫不得已起而抗戰之情形，約略敘述完畢，即開始從盧溝橋事變起，紀載至廣州、武漢撤退爲止。

第二回 釁起盧溝宵深驚砲火 鋒罹平津薤露泣忠良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夜十二時許，日本華北駐屯軍河邊正三旅團部牟田口廉也聯隊部，突向我駐盧溝橋第二十九軍第三十七師吉星文團守軍進犯。我軍奮起抗禦，雙方接觸遂起。是夜，河北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宛平縣縣長王冷齋，甫出縣府寢室，目

砲即轟坍該房之東北一角。盧溝橋原屬宛平縣轄，跨永定河而立，其地東北距北平廣安門約二十華里。橋爲金時用石建築而成，長六百六十尺，環十有一孔，闊廿六尺，明清兩代曾屢加修葺，橋上有乾隆御題「盧溝曉月」四字，著爲平西名勝。永定河原出桑乾，桑乾古名濕水，又名卽盧溝，由晉省甯武大同諸地流入冀境後，卽稱永定河。盧溝石橋原扼平漢交通孔道，自平漢鐵路之盧溝鐵橋旁石橋鑄成後，形勢更爲衝要。宛平縣移治於盧溝橋，在民國二十一年間，宛平縣政府，卽設於橋之西端。宛平一名肥城，城垣並不高大。盧溝橋車站距北平前門僅十五公里，平漢北甯兩路鐵軌，卽在其東之豐台接軌，故盧溝橋實爲北平門戶。是夜，日軍先在盧溝橋作野外演習，旋即藉口點名時缺少一兵，因聞槍聲，要求立即率隊入宛平城搜查，當經縣長王冷齋嚴詞拒絕。雙方衝突至翌晨四時許暫停，日軍佔據盧溝橋車站暨附近煤廠，包圍宛平縣城。日武官松山，迭以電話向我冀察軍政當局交涉，旋經雙方議定，日方派少佐寺平，顧問櫻井，我方派王冷齋及政委會專員林耕宇等，於八日晨會同在宛平城調處。日方仍堅持入宛平城搜查，並要求我方撤退盧溝橋守軍爲先決條件，我方代表當作堅決表示：「和平固所願，但要求我軍撤退，則盧溝橋可爲吾人墳墓，願與盧溝橋共存亡。」談判決裂，衝突繼起，日軍向宛平縣二度砲擊。是日，北平戒嚴，城門多數關閉，天津亦一夕數驚，各報消息刊出

後，全民憤怒之情莫可遏止，國際人士極端重視。同日下午六時三十分，我外交部亞洲司科長黃兆常，奉令赴日本駐京大使館提出口頭抗議。廬山是日適補行署訓開學典禮，蔣委員長及中央各部院會長官，均親臨主持。消息傳抵廬山後，當局異常鎮定。外交部長王寵惠，奉命於九日乘機由廬返京。同日晨四時，雙方衝突，經一度口頭商決，我軍撤退至距宛平一里之黑排村地方，日軍撤退至原演習地點，但日軍在我冀北保安隊石友三部接防盧溝橋時，仍擅予射擊。下午四時半，我外交部次長陳介於接見日駐京大使館參事日高時，重申我方合理要求。日華北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羣，參謀塚田，由天津同赴北平，與冀察軍政當局商談所謂盧案善後問題。時盧溝石橋被日軍砲火損毀甚重，宛平城亦大半被燬。由北平廣安門經大井村、五里店、直至宛平城外，悉有日軍備防，沿途砲轟森林，行人絕跡。日軍並將斬首之若干農民屍體，埋藏滅跡。十日，宛平縣長王冷齋，偕縣府秘書洪大中，及日方顧問中島赴北平，謁秦德純、馮治安等報告，並折衝一切。日本外務省於同日發表聲明，爲日軍挑釁行動竭力辯護。下午六時，盧溝橋方面日軍，又藉口搜尋日軍屍體，向我軍挑戰，衝突再起，團長吉星文裹創再戰，日軍二百餘人，被我全部解決。其駐五女店之一部份日軍，則始終未過約據。是夜，雙方在北平交涉無效，日方態度蠻橫，大批日軍，繼續由關外開入。我外交部於深夜以電話向駐京

日大使館質詢，日方竟置不答。蔣委員長洞燭日方陰謀，測知和平絕不可期，曾電令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指示戎機，肅清天津之日軍二千名，及應駐防保定等項。十一日，宋哲元由樂陵原籍返天津，我軍萬福麟部，由保定推進至琉璃河，孫連仲、商震兩軍由彰德推進至保定、石家莊間，劉峙司令部，由開封推進至衛輝。駐京日大使館參事日高，謁我外交部次長陳介曰：「中央軍北上，日方頗感不安。」陳答曰：「深信中國軍隊，並無向日軍挑戰之意，但對於任何外國任意增兵來華，侵略中國領土主權，殊難容忍，自不得不作正當之防衛。」東京日陸海外三相及日軍參謀本部澈夜會議，日首相近衛，並赴華山謁日皇報告。日方當經決定：對我不宣而戰，實施武力侵略，並調日酋香月清司至天津，繼任田代而爲華北駐屯軍司令官。是日，中國文化建設協會首次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第二次會，特致電第二十九軍將士，盼誓死守土禦侮。中央並派劉健羣、熊斌兩氏先後赴北平，宣達中樞意志。當時因宋哲元企求和平過殷，韓復榘在津浦鐵路線亦按兵不動，致我由平漢線推進各軍，失却策應，未有建樹。日方則乘機視盧溝橋事件爲地方事件，陰謀分化冀察軍政當局與我中央團結，並散播冀察當局業已接受日方「和平條件」之謠傳。十二日，外交部發送重要節略致日駐京大使館，聲明任何解決辦法未經中央核准，概屬無效。日大使館參事日高及日方駐京武官大城戶，要求晉謁我軍政

部何部長，當經我方拒絕。同日，宋哲元在天津發表書面談話，有「能平即能和，不平和不能和」兩語，抗戰意志，轉趨堅決。當晚十時，大井村、盧溝橋一帶未撤日軍，繼續開始向我猛烈砲轟，我軍團長吉星文率衆奮勇抵抗，再度光榮受傷。日軍坦克車即由通縣開抵北平朝陽門外二里許之大橋，企圖衝入北平城。永定河、大紅門各地，十三日起，均發生激烈戰事。日駐華大使川越，時在青島，發表談話，竟反認多端。日關東軍發言人，則竟公然宣稱曰：「日軍將在華北採取激烈手段。」我在廬山各部會長官，奉蔣委員長手諭，一律離牯嶺返南京。十四日，川越抵天津，駐東京各外國記者，向日方外務省發言人提詢各項有關問題，發言人對若有第三國出而調停一節毅然答曰：「日本態度，早經決定，如有干涉，毫不介意。」是日，北平市郊及落岱一帶，戰事又起。石家莊上空，發現日機偵察。下午，日騎兵二百餘人，由豐台經南苑南面團河，攻我第二十九軍軍部。十五日，日陸軍當局對我處理盧溝橋事件之態度，妄加譏評，經我當局嚴予駁斥。盛傳日會香月清司，在天津訪宋哲元，提出所謂解決華北危機條件。十六日，日會田代皖一郎逝世，宋哲元親往弔祭，和平謠傳重熾，我駐美大使郭泰祺，駐法大使顧維鈞，駐美大使王正廷，駐蘇大使蔣作賓，分別向各國提出備忘錄，予以否認。我駐日大使許世英，奉命東渡，力疾返任。十八日，宋哲元由津赴平。十九日，外交部再派

亞洲司科長董兆甯，赴日大使館會晤參事日高，面致備忘錄，重行申述我國和平之誠意，表示接受日方循外交途徑提出之任何和平方法，以謀盧溝橋事件之解決。惟日方因蓄意用兵，故對我方提議，仍擱置不答。延至二十六日晨，廊房日兵藉口軍用電話線被割斷，要求我第三十八師駐軍讓與兵房，我軍大憤，衝突又起。至午，日方特務長松井，武官今井，至進德社訪晤宋哲元，由秦德純代表接見，松井等提出兩項無理要求：「（一）限三十七師在二十七日午前退出西苑與北平，（二）限三十八師二十八日退出南苑，開永定河以西。」秦嚴詞拒絕，同時提出口頭抗議，限日軍立刻退出北平城。雙方辯論至三小時之久，松井臨行謂秦曰：「條件接受當做，不接受亦當如此做。」秦大怒答曰：「吾人可在槍砲上見面。」松井等乃擲條件於地而去。至此，宋哲元乃下令勦員抗戰，委派馮治安爲北平城防司令，張維藩爲戒嚴司令，秦德純爲總參議。當晚十時，日軍開始猛犯北平，彰儀門澈夜激戰。翌晨，日軍向西苑、南苑猛烈進犯，我軍倉卒應戰，頗有傷亡，惟民氣激昂，得未曾有。黃包車夫因爭載受傷將士入城救治，爲日軍慘殺者甚衆。紅山口日我相距僅二百餘米，第一百三十二師師長趙登禹將軍所部首當其衝，趙率部三次衝鋒，全身中彈廿二處，遂首先壯烈殉國。宋哲元聞訊大哭曰：「斷我左臂矣，此仇不共戴天。」趙字舜臣，山東人，時年四十八歲，二十二年喜峯口之役，任第三